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筍而載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鷁子知之乎夫鵲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鷁得腐鼠鵲趨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赫我邪

赫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鵲鷁之腐鼠而赫鳳比惠子以國相而赫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道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

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濮水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備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考備其本者請及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意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開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辨解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莫為異據異避異慮異就異去異樂異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眼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悔悔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躊躇勿爭故天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經

然如特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異為異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入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動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惜憐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貴富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踴躍與遠延同乎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塵趨者言舉世舉然而趨之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不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舉在於無舉而世俗之人執知無樂之樂無舉之舉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指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為則塵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莫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察然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儼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道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

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重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

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履履蘇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標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場也今人謂生痴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覺塵穢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喜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履履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形擬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

子之說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矚感頽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髑髏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後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擬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曰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魯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其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鯁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煙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鬴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墮浮之江湖食之鱗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罕聞之相與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縷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

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
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
之意此借顏子以識當世遊說之士鳥之
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
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兩兩說話
御音迺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壇
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
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
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
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
費力也揭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
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
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獨體捷達而指之
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龜得水土之
際則為鼈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馬陵馬
得鬱棲則為鳥是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骨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鴟撮撮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醜醜生
乎食醜醜生乎九獸皆內生乎腐蠅羊其
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捷達者彼在蓬草之中
撲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
滅者曰歎却如此到說此皆是筆頭弄弄
處汝與若指獨體也這歎字便是寂滅為
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
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徹底說不是以小
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
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
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
整齊如看飛雲斷雁如看孤峯斷坂愈讀
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有了
兩句連者水上塵垢初生百而未成亦有
絲縷相繫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鼈蟻之

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
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
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
處也陵馬車錢草也鬱棲葉壤也車錢草
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是草鳥足之根
又化而為蟻蟻鳥足之葉又化為蝴蝶蟻
蟻也青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
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窻下之蟲
有化生者名為鴟撮軟而無皮無殼故曰
若脫如今柑蟲然鴟撮又能化而為鳥乾
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
蟲食醜蟻蟻也蟻蟻化而為醜醜頭軀化
而為九獸九獸化而為黃軀黃軀化則為
腐蠅腐蠅化則為督芮此處以生乎字省
了兩句文法也黃軀九獸腐蠅督芮皆蟲
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
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
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平
異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
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

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
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
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
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
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者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
螢鼠化蝙蝠何所不入於機者言歸於
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虛 著 林 希 虎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
足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
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
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

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
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
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避世
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
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
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
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
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
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
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精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
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違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